

中国文库

· 哲学社会科学类 ·

德国古典美学

蒋孔阳 著



中国出版集团
商务印书馆

德国古典美学

蒋孔阳 著

中国出版集团
商务印书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国古典美学 / 蒋孔阳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1

(中国文库)

ISBN 7-100-04331-X

I. 德… II. 蒋… III. 美学史－德国－古代
IV. B83-095.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7117 号

责任编辑：郭 红

整体设计：翁 涌

责任印制：董文权 李 博

德国古典美学

Deguo Gudian Meixue

蒋孔阳 著

商務印書館出版

<http://www.cp.com.cn>

北京市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编：100710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1.875

字数：284 千字 印数：1—4500

ISBN 7-100-04331-X

定价：17.00 元

“中国文库”出版前言

“中国文库”主要收选20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科学文化普及等方面的优秀著作和译著。这些著作和译著，对我国百余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积极的影响，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是中国读者必读、必备的经典性、工具性名著。

大凡名著，均是每一时代震撼智慧的学论、启迪民智的典籍、打动心灵的作品，是时代和民族文化的瑰宝，均应功在当时、利在千秋、传之久远。“中国文库”收集百余年来的名著分类出版，便是以新世纪的历史视野和现实视角，对20世纪出版业绩的宏观回顾，对未来出版事业的积极开拓，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大凡名著，总是生命不老，且历久弥新、常温常新的好书。中国人有“万卷藏书宜子弟”的优良传统，更有当前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时代要求，中华大地读书热潮空前高涨。“中国文库”选辑名著奉献广大读者，便是以新世纪出版人的社会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帮助更多读者坐拥百城，与睿智的专家学者对话，以此获得丰富学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为此，我们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统领，坚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按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要求，以登高望远、海纳百川的广阔视野，披沙拣金、露抄雪纂的刻苦精神，精益求精、探赜索隐的严谨态度，投入到这项规模宏大的出版工程中来。

“中国文库”所收书籍分列于8个类别，即：(1) 哲学社会科学一类（哲学社会科学各门类学术著作）；(2) 史学类（通史及专史）；(3) 文学类（文学作品及文学理论著作）；(4) 艺术类（艺术作品及艺术理论著作）；(5) 科学技术类（科技史、科技人物传记、科普读物等）；(6) 综合·普及类（教育、大众文化、少儿读物和工具书等）；(7) 汉译学术名著类（著名的外国学术著作汉译本）；(8) 汉译文学名著类（著名的外国文学作品汉译本）。计划出版1000种，自2004年起出版，每年出版1至2辑，每辑约400种。

“中国文库”所收书籍，有少量品种因技术原因需要重新排版，版式有所调整，大多数品种则保留了原有版式。一套文库，千种书籍，庄谐雅俗有异，版式整齐划一未必合适。况且，版式设计也是书籍形态的审美对象之一，读者在摄取知识、欣赏作品的同时，还能看到各个出版机构不同时期版式设计的风格特色，也是留给读者们的一点乐趣。

“中国文库”由中国出版集团发起并组织实施。收选书目以中国出版集团所属出版机构出版的书籍为主要基础，逐步邀约其他出版机构参与，共襄盛举。书目由“中国文库”编辑委员会审定，中国出版集团与各有关出版机构按照集约化的原则集中出版经营。编辑委员会特别邀请了我国出版界德高望重的老专家、领导同志担任顾问，以确保我们的事业继往开来，高质量地进行下去。

“中国文库”，顾名思义，所收书籍应当是能够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我们希望将所有可以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尽收其中，但这需要全国出版业同行们的鼎力支持和编辑委员会自身的努力。这是中国出版人的一项共同事业。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志存高远且持之以恒，这项事业就一定能持续地进行下去，并将不断地发展壮大。

“中国文库”编辑委员会

“中国文库”第二辑 编辑委员会

顾 问

(按姓名笔画为序)

于友先 石宗源 刘 果 许力以 杜导正 李东生
李从军 宋木文 徐惟诚

主 任：杨牧之

副主任：聂震宁

委 员

(按姓名笔画为序)

丁一平 丁亚平 艾 东 龙 杰 卢锡铭 田胜立
边彦军 吕建华 乔友农 刘玉山 刘国玉 刘国辉
杨德炎 李 岩 李 峰 吴江江 吴希曾 张伟民
张树相 汪继祥 宋一夫 宋焕起 胡守文 鄢宗远
贺圣遂 贺耀敏 黄书元 敬 谱 焦国瑛 赖德胜

“中国文库”第二辑编辑委员会办公室

主任：聂震宁

副主任：刘国辉 宋换起

成员：（按姓名笔画为序）

于殿利 刘晓东 孙延凤 李岩 李师东

李济平 陈有和 汪家明 程大利 管士光

出版编务组：

陈鹏鸣 仵永成 杨静 蔡增裕 李红强

孙牧 乔先彪



作者像

目 次

一、 德国古典美学的产生和形成	1
(一) 德国古典美学产生和形成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	1
(二) 德国古典美学的唯心主义性质	18
(三) 德国古典美学的思想渊源	24
1. 与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关系	26
2. 与英国经验派美学的关系	37
3. 与德国理性派美学的关系	43
(四) 德国古典美学的历史地位	49
二、 康德	55
(一) 生平和著作	55
(二) 康德美学的出发点	61
(三) 美的分析	71
(四) 崇高的分析	87
(五) 艺术与天才	100
(六) 康德美学思想的小结	118
三、 费希特与谢林	121
(一) 费希特及其哲学观点	121
(二) 费希特的哲学观点对于当时浪漫主义美学思想的影响	128
(三) 谢林的“同一哲学”	134
(四) 谢林的美学思想	140
四、 歌德与席勒	149
(一) 歌德与席勒在德国古典美学中的地位	149
(二) 歌德论自然与艺术的关系	155

(三) 歌德论古典的与浪漫的	171
(四) 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	178
(五) 席勒的《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	192
五、黑格尔	202
(一) 生平和著作	202
(二) 黑格尔的美学在他的哲学体系中的地位	210
(三) 黑格尔的辩证法及其在美学中的运用	221
(四) 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	233
(五) 自然美	249
(六) 艺术美	256
(七) 艺术发展的历史类型	288
(八) 各门艺术的体系	307
(九) 黑格尔美学思想的小结	319
六、对于德国古典美学的批判	323
(一) 资产阶级右翼对于德国古典美学的批判	324
1. 叔本华对于康德美学的批判	325
2. 克罗齐对于黑格尔美学的批判	327
(二) 资产阶级左翼对于德国古典美学的批判	330
1. 费尔巴哈对于康德和黑格尔美学的批判	330
2. 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黑格尔美学的批判	338
(三)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德国古典美学的批判和继承	343
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待德国古典美学的基本态度	344
2.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德国古典美学的批判和继承	348
后记	373

一、德国古典美学的产生和形成

(一) 德国古典美学产生和形成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

什么是德国古典美学呢？这就是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在德国以康德、费希特、谢林、歌德、席勒和黑格尔等为代表，所形成的一个美学流派。这个流派，不仅以德国古典哲学作为理论基础，而且就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了解了德国古典哲学的产生和形成，也就了解了德国古典美学的产生和形成。

关于德国古典哲学，恩格斯在《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中，曾经这样加以论述：

在法国发生政治革命的同时，德国发生了哲学革命。这个革命是由康德开始的。他推翻了前世纪末欧洲各大学所采用的陈旧的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体系。费希特和谢林开始了哲学的改造工作，黑格尔完成了新的体系。从人们有思维以来，还从未有过象黑格尔体系那样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①

从恩格斯的话看来，可见德国古典哲学是从康德到黑格爾所进行的一场哲学上的革命。其体系的广大和包罗万象，是人类自有哲学以来，还从未有过的。这对于德国古典美学来说，也是如此。作为一个美学流派，它继承和发展了过去的美学传统，并从唯心主义立场出发，批判和改造了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的美学，从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88页。

在资产阶级的美学中，形成一个声势最大、影响最深、承先启后的流派。因此，研究和批判资产阶级的美学，就不能不特别重视这一个流派。

那么，这个美学流派是怎样产生和形成的呢？它又有一些什么特点呢？

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① 美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因此，任何一种美学流派都是一定的社会存在的产物，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中产生和形成的。

德国古典美学，从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于 1790 年出版，到黑格尔的《美学》于 1838 年全部出齐，正好经历了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战争、神圣同盟和王政复辟，以至法国七月革命的一段历史时期。在这段历史时期内，阶级斗争的基本形势是上升的资产阶级和没落的封建贵族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在这场矛盾和斗争中，德国古典美学家们，基本上是站在资产阶级一面的。他们代表了当时德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成为这个阶级思想意识的代言人。

当时德国的资产阶级是怎样的一个阶级呢？马克思在《资产阶级和反革命》一文中，曾经这样加以分析：

与 1789 年法国的资产阶级不同，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并不是一个代表整个现代社会反对代表旧社会的君主制和贵族的阶级。它降到了一种等级的水平，既脱离国王又远离人民，对国王和人民双方都采取敌对态度……它一开始就蓄意背叛人民，而与旧社会的戴皇冠的代表人物妥协，因为它本身已是属于旧社会的了；它不是代表新社会的利益去反对旧社会，而是代表已经陈腐的社会内部更新了的利益；它操纵革命的舵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卷，第 8 页。

轮，并不是因为它有人民为其后盾，而是因为人民在后面推着它走；它居于领导地位并不是因为它代表新社会时代的首创精神，而只是因为它反映旧社会时代的不满情绪……对于保守派来说是革命的，对于革命派来说却是保守的；不相信自己的口号，用空谈代替思想，害怕世界大风暴，同时又利用这个大风暴来谋私利。①

这段话，很清楚地说明了：当时德国的资产阶级，虽然是一个新兴的阶级，对封建的生产关系也的确感到不满，因而具有一定的革命的要求；但是，它一开始就远离人民，害怕人民，不但不能代表整个社会，领导人民去进行彻底的革命，反而处处寻求与封建贵族的妥协，与封建贵族共同来镇压人民。正因为这样，所以它虽然处在历史赋予它以领导革命的光荣地位，但它却“没有负起世界历史使命”②。在政治上，它既不能象法国的资产阶级那样，进行大胆的暴力革命，确立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在经济上，它又不能象英国的资产阶级那样，大力地推动产业革命，相比之下，德国的资产阶级是软弱无力的。它没有象英、法的资产阶级那样，完全成长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

是什么阻挡了德国资产阶级的成长和壮大，使它变得如此软弱无力呢？我们说，这应当从当时德国特定的历史社会条件，来进行探讨。

文艺复兴以后，十六世纪时，德国象英、法等国一样，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著名的反封建的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就是在德国发生的。但是，由于这两次斗争的失败，统一德国和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要求，不但没有达到，反而加强了封建割据的局面，加强了封建诸侯的力量。也就是说，这两次斗争，并没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26—127页。

② 同上，第127页。

达到为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的目的。到了十七世纪，连续的战争，特别是 1618—1648 年之间的三十年战争，更是严重地破坏和阻碍了德国生产力的发展。恩格斯说：“物质的破坏，人口的凋零，是无穷无尽的。当和平到来的时候，德国已经不可救药了，已经被踏碎、被撕破，遍身流血，躺倒地下了。”^① 不仅这样，而且封建割据和分裂的局面，也没有得到任何的改变。三百个大小不一的诸侯领地，一千多个独立的骑士领地，各自为政，到处设立关卡，严重地阻碍了国内贸易的发展，从而成为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的主要障碍。同时，德国所处的地理位置也很不利，“距离已经成为世界贸易要道的大西洋太远”^②。由于这样一些原因，所以“当时德国的资产阶级远没有英国或法国资产阶级那样富裕和集中”^③。“在英国从十七世纪起，在法国从十八世纪起，富有的、强大的资产阶级就在形成，而在德国则只是从十九世纪初才有所谓资产阶级。”^④ 德国资产阶级处在这样的历史社会条件下，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自然软弱无力了。

然而，更糟糕的是，德国资产阶级既然在国内国外都找不到市场，找不到出路，于是他们不得不回过头来，依附封建贵族了。封建贵族和官吏，成了他们主要的主顾。这样，他们与封建贵族的矛盾，就不是那么尖锐，而是在某些方面，相互依存，狼狈为奸，串通起来，共同去对付人民。恩格斯分析了当时德国的状况：“这是一堆正在腐朽和解体的讨厌的东西”，各方面都很糟，“只不过是一个粪堆”。资产阶级“处在这个粪堆中却很舒服，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粪，周围的粪使他们感到很温暖。”^⑤

① 恩格斯：《马克》，转引自《世界通史》中古部分，第 462 页。人民出版社。

②③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503 页。

④ 恩格斯：《德国的制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52 页。

⑤ 恩格斯：《德国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633 页。

可是，法国大革命来了。它“象霹雳一样击中了这个叫做德国的混乱世界”^①。面对这个革命，德国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的上升的阶级，不能没有革命的要求。因此，当法国革命的消息传来时，整个德国沸腾起来了，到处引起了骚动；到处都掀起了要求改革的呼声。“整个资产阶级和贵族中的优秀人物都为法国国民议会和法国人民齐声欢呼。成千上万的德国诗人没有一个不歌颂光荣的法国人民。”^②然而，毕竟由于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无力，它不仅没有及时地把法国革命的旗帜接到手中来，而是相反的，当它看到英、法资产阶级革命斗争之激烈、规模之宏大，以及随之而出现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浩荡的革命力量，它被吓住了，害怕了，退缩了，走向了与封建贵族妥协并向之投降的道路。它和封建贵族联合起来，去反对汹涌澎湃的人民革命运动。恩格斯就曾经这样说是：“所有这些当初为革命欢欣鼓舞的朋友现在都变成了革命的最疯狂的敌人。他们从奴颜卑膝的德国人报刊上得到有关巴黎的、显然全被歪曲了的消息后，便宁肯保持自己那古老的安宁的神圣罗马粪堆，而不要人民那种勇敢地摆脱奴隶制的锁链并向一切暴君、贵族和僧侣挑战的令人颤栗的行动了。”^③

这一情形，完全反映到当时德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中来。他们作为新兴的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没有一个不狂热地欢迎过法国大革命。他们把法国革命当成新时代的来临，当成人道主义和自由的伟大胜利。但是，象他们的阶级一样，后来几乎无不对法国大革命感到失望，并转过来反对法国大革命。^④德国古典美学的代表人物，就是如此。例如康德，法国革命时他已到了晚年。一

①②③ 恩格斯：《德国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35页。

④ 有个别的例外，如诗人弗尔斯特（1754—1794），不但参加了美因茨共和国的领导工作，后来还去巴黎，一直拥护法国革命。

方面，他受了法国革命的影响，接受法国启蒙运动者和法国革命关于建立共和国的理论和理想；但另方面，他又认为这一理想是永远不能实现的，只能诉之于“彼岸世界”。这就典型地表现了他对于法国革命的双重态度。又例如费希特，没有一个比他开始时更热烈地欢迎法国大革命的了。他在法国革命的影响下，坚决主张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宣称“任何认为自己是别人的主人的人，他自己就是奴隶。”^①可是，当法国革命的影响深入到德国的时候，他却退缩了，转到了同反动势力相妥协的立场，从宣传民主自由转到宣传宗教信仰。对于这一转变，海涅曾经这样加以描述：“他从一个唯心主义的巨人，一个借着思想的天梯攀登到天界，用大胆的手在天界的空旷的屋宇中东触西摸的巨人，竟变成了一个弯腰曲背、类似基督徒那样，不断地为了爱而长吁短叹的人。”^②

谢林当法国大革命时，也曾经欢欣鼓舞过。他与黑格尔、荷尔德林（1770—1843）一道，到郊外种了一棵自由树，用以表示对法国革命的拥护。同时，他还把《马赛曲》翻译成了德文。然而，他后来的表现却比任何人都坏。他公开投降德国反动势力，宣扬“天启哲学”，为被法国革命所摧毁了的教会和盲目信仰唱“招魂赋”。

席勒和歌德，这两位伟大的诗人，和同时代的德国人一样，也都从赞扬革命走到反对革命。席勒曾经写过《斐哀斯柯》^③一剧，歌颂共和制度，法国国民议会还因此送予他以法国荣誉公民的称

① 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转引自：《费希特的哲学》，第13页。商务印书馆。

② 海涅：《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第137页。商务印书馆。

③ 《斐哀斯柯》：席勒继《强盗》之后，于1783年写的第二个剧本。主角斐哀斯柯和共和主义者们一道，推翻了暴君，但他自己又想当暴君，结果为共和主义的英雄凡里那所杀。席勒早年写的《强盗》，也是很革命的，剧中公开提出了“反对暴君”的口号。

号。可是，当雅各宾党人专政、法王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的时候，他却对革命感到失望，转过来反对革命，并自愿表示要去当路易十六的“辩护人”。歌德的情形，也是如此。他早年曾写过《普洛米修士》^①、《葛兹·冯·柏里欣根》^②等那种具有叛逆精神的作品；到了晚年，他在与艾克尔曼的谈话中，虽然承认革命不是人民的罪过，而是政府的罪过，但是，他坚决地说：“那是真的，我不能是法国革命的朋友。”他甚至把革命者称为“暴徒”，说：“的确，我不是革命暴徒的朋友。他们的目的是强劫、屠杀和破坏，他们在公共福利的假面具后面，怀着最卑贱的自私目的。我不是这样的人的朋友，正好象我不是路易十五的朋友一样。”^③

至于黑格尔，这个列宁称为集“德国古典哲学最大的成果”^④的代表人物，也象当时所有的德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样，对法国大革命前后持截然相反的态度。大革命开始时，他亲手种过自由树，绕着树跳舞，以示庆祝；在自己的纪念册上，他又写满了“自由万岁！”、“让一雅克万岁！”之类的口号；据说他还是图宾根神学院秘密读书会的中心成员，专门阅读有关法国革命的禁书。他在著作中，也公开宣称：“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新时期降生和过渡的时代”。在降生和过渡的当中，法国革命象“日出”一样，“升起的太阳就如闪电般一下子建立起了新世界的形象”^⑤。可是，另方面，他坚决反对雅各宾的激烈行动，1794年他写给谢林的信中，谈到雅各

① 《普洛米修士》：歌德于1773年写的一个剧本，歌颂反叛天神的英雄普洛米修士。他在人间还没有火的时候，把火种从天上偷到人间。

② 《葛兹·冯·柏里欣根》：歌德于1771年写的一个剧本，歌颂反叛的骑士葛兹·冯·柏里欣根。恩格斯在《德国状况》一文中，说作者“向一个叛逆者表示哀悼和敬意”，从而肯定了这个剧本。

③ 歌德：《与艾克尔曼谈话录》第56、138页，《蓬斯丛书》英译本。艾克尔曼是歌德的秘书，他将歌德日常的谈话记录和整理，成为此书。

④ 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全集》第21卷，第35页。

⑤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第7页。商务印书馆。